

大风传

沧浪

著

◎
下
◎

东都

道村外地聚异星

仗义吞胆蛇黄龟宝

侥幸巧获鱼腹藏书

急公子挟纆千人敌

智将军舌退匈奴人

一饭恩酬报大梁城

三世忠墓遂白起祠

髑髅草消芙蓉人面

绝顶峰起捍圉纵横

铸剑庐天河洗奇剑

白鹞溪黄泉遽异人

魅女儿纵酒夺火杯

呆公子混饭搬石座

脱金钩冲天御飞剑

离棘笼入水隈寒冰

对明月煮酒论阴阳

遇好姑子剑迹腥腥

莽贼荼暴打姜大侠

勇彭越踏夺陶小姐

多情种情留薛荔针

含香女香沁绮罗裳

钓鱼人点兵排蚁阵

浣纱妇避世设竹篱

八极门惊闻蒙将军

黄尘岭痛逝九娘孀

巧手织就天衣无缝

灵心拈来云髻有魂

幽淑女病里燃桂薪

浮浪子云中窥仙容

十里清凉浮生若梦

一天风露兰花如雪

大风传

沧浪
著

◎ 下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下 卷

第三十六回

嗜血鸦救子伤无辜 凝寒洞取蟾消雪域

忽然轿儿被人或被鬼抬了起来，飞也似走。朱衣趴着缝子望外张觑，借着森森月色，只见一蓬血红乱草，不禁吓了一跳，定了一定神，才知是前头抬轿小鬼头上的赤发。往后再瞧，又一个小鬼儿！果然凶恶异常，绿脸赤发，蓝靛眼睛，瞪着铜铃似的两个黄眼珠子，摇摇摆摆，一颠一颠儿的正抬轿子呢！

朱衣心道：“完了！真有妖怪！我可被吃了！”心里反倒定了神，寻思怎么样收拾鬼母，据说桃木、桑木可以辟除鬼魅邪祟，又埋怨林伯伯怎么不送把桃木剑来？送把桑木剑也是好的！这宝石剑，鬼母是不怕的！

又隔着缝儿，把小鬼看了一眼，黄而细的脖子顶起一个绿颜色大脑袋来。朱衣心道：“不对呀，绿小鬼的脖子也该是绿的。”再瞅那两个铜铃黄眼珠子，竟也是画的！

朱衣不觉嘻嘻笑出声来，心道：“假小鬼，我可不怕！”忽听一个小鬼叫了声“兄弟”，说：“今年这个小女子有点古怪！你听，笑了！”一个小鬼说：“长歌当哭，怕极了的缘故。”

朱衣心中越发有了数，有个小鬼说话大舌头！试问天下哪里有言语不清白的妖怪？朱衣手里拿着秋水剑，心里想着秦欢，“可惜欢儿不能见到我斩小鬼诛鬼母了！”

不一时，上了栖霞山，轿儿被一径抬入了一间火烛辉煌的大屋里，地面砌着丹砂一般的霞石，殿中有七八根大青石柱。朱衣打缝儿往外张觑，那抬轿的两个小鬼儿，早抓下头上乱蓬蓬的赤色假发，东张西望正叫：“主人！女孩儿得了！”一个小鬼又道：“抬一盆冰水来，将这女孩儿兜头浇了，热血归心，才好取心头热血。”一语未了，朱衣早从轿中飞出，一剑一个，将两个小鬼搦死。

两个扮鬼的人，原本身手不凡，十四年来平安无事，哪里提防今日辛苦抬上山来的，竟是索命仙子？对那两个小鬼而言，才是夜路走多遇着了鬼。

朱衣立在殿中张望，欲寻出鬼母，也杀了替那些个女孩儿报仇。一回头，见那

边转出五七人来，几个江湖汉子在家自然不作小鬼装扮，内中一人还是古怪得紧！身着大红袍子，女子扮相，嘴上有十数茎五寸来长的赤色胡须，模样十分丑陋，头上编了一头小辫，辫梢都套着银制蛇首，好似一窠小蛇。

朱衣看见，早知这个不男不女的怪人，便是鬼母了，心道：“庙里供奉着的慈眉善目的泥胎，是叫人看的，这个丑八怪才是真面目。这个人倒不消打扮了，天生就是一个鬼！”心里也不能十分肯定此人不是鬼！忙跑开了去，站远了打量，问：“你是人是鬼？快说，饶你性命！”

那几个江湖汉子一声不响，直扑上来。朱衣一面留神鬼母，一面剑出如风，不过三五招，一个汉子被刺中手腕，一个汉子肩头中了一剑。

那鬼母一摆手，喝道：“站开了！”众人连忙退开。鬼母厉声道：“你是谁？哪里来的？！”朱衣横剑在前说：“不告诉你！你先告诉我，你是人是鬼？”鬼母道：“管我是人是鬼，今日你是小女鬼儿了！”朱衣道：“未必！你多半是人，我才不怕呢！告诉我，你们抓女孩儿做什么？”

那鬼母龇牙咧嘴笑道：“抓来吃了！女孩儿的手指头可香甜了，‘咯吱咯吱’，手里有蜜呢！”朱衣大吃一惊，扭头就跑，一直跑到门口，一只脚蹬着门槛，回头道：“你是吓我的罢？才刚我分明听见你们只是杀人饮血，可没说咬指头儿！”

那鬼母狞笑一声，将身一纵，伸手便来夺剑。朱衣忙使一个身法，闪过鬼爪。一交手厮杀，朱衣一点儿也不害怕了，因为她自小学剑时，她父亲便说过，学剑时要像与真的敌人厮杀，临敌对阵却该视敌手如无物。

这鬼母是人是鬼都不要紧了，朱衣倒仿佛自己练剑了。那鬼母吃了一惊，不想这吓得花容失色的女孩子，须臾间改变了精神。

捻指间，拆过七八十招，那鬼母见朱衣的剑技精奇，不觉生了个怜惜心肠，寻思道：“小小年纪儿，这么个能干，还有这个好模样儿。”便道：“你倒和我家宝儿般配，想活命也不难，给我们家宝儿做个媳妇儿，如何？”朱衣一声不响，手中剑反倒更加凌厉。

那鬼母跃出圈子来，厉声高叫道：“别不知好歹！想活命便依从了！”朱衣刺出两剑，才立定了问：“唔？你说什么？怎么跑了？”

那鬼母把脸和缓下来，又重复了一遍，问：“如何？”朱衣听了，噗嗤一笑道：“什么宝儿玉儿，一定是妖怪儿子！我是欢儿的媳妇儿，你们敢抢么？欢儿急了，见鸡杀鸡，见狗杀狗，管你们是神是鬼，不消三拳五掌，一掌一个早打得稀烂！”那鬼母冷笑道：“既这样，只好借你心头热血替我家宝儿疗伤了！”朱衣笑道：“什么宝儿倒不用疗伤了。等我杀了你这咬指头的老妖怪，一并把妖怪儿子也杀了，免得长大了害人——其实你才不是真妖怪呢！我一点儿也不怕了！”

那鬼母听了，睁着眼道：“谁敢伤我家宝儿！”十指如钩，再不容情，招招攻取

要害，第三十七招上，曲指向剑上一弹，将朱衣手中剑击落，口里喝一声：“什么獾儿狐儿，我看谁来救你！”一爪早往朱衣的咽喉抓落。

五个鬼爪那么一招，铁头铜项人也被掐折了！那鬼母一把抓住，往怀中一扯，谁知纹丝不动，定睛一瞧，却掐住了一个少年人的手腕子。

只见那女孩儿竟伏在这少年人背上了，一面格声欢笑，一面拿两手乱捶背心。那鬼母狠命又是一撕，要将手里的膀子扯将下来，谁知仍动不得分毫，心中一惊，不等撒手，早被那少年人略略一挥腕，抛出二丈开外。

朱衣用两手搂着秦欢的项脖，在背上乱跳，笑道：“你从哪里蹦了来的？”秦欢将她揽在怀里，笑道：“一直跟着你呢。”朱衣笑道：“撒谎！我怎么不知道？”秦欢笑道：“本来要送你回家，谁知你满天下胡跑呢？不能被你知道，还要忙着给你做饭，一点空闲都没得！”

朱衣拍手笑道：“我知道了！好几次我见了别人烧过的火里边，有烧熟的山药地瓜什么的，我吃了，还笑什么人这样傻呢，弄好了东西不吃！你第一次搁在旁边石头上的，后来都藏在火烬里面，让我自己找了！”秦欢笑道：“自己找着，吃起来才香甜。可惜几次那香喷喷的肉兔儿，你都不吃，倒弄得我吃撑了！”朱衣笑道：“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想吃呀。找火里头的东西也是有缘故的。”秦欢笑道：“什么缘故？”

当初朱衣见着那些蹊跷的火堆，就想：“欢儿的病症能好了，我就不会饿死，这里边就该有东西吃的。”果见里边都藏着东西，每次吃起来十分香甜，因为她相信天公答应她的祈求了，这会子才知又是他弄鬼！心中又悲又喜，拉手说：“欢儿别怕，就是死也死在一处！”

旁边众人见这一对少年人儿，又笑又哭，要死要活的，也不知其所以然。那鬼母却知这少年非同小可，趁他两个只顾闲话，蹲身展臂，双手上下一阵拍，激起赤色大袖，烈烈而响，变成了一只赤色大鸟似的，振翅欲飞。

朱衣道：“欢儿，仔细这老妖怪。”秦欢含笑点头。谁知那鬼母也不攻击，只管在那边乱拍翅子，双腿弯屈，竟离地半尺许，头顶上也似腾起了一团赤霞。

朱衣惊道：“阮烟萝！衡山派血鸦阮烟萝！”秦欢道：“管他软硬，打死再说！衡山派没一个好东西！”朱衣忙道：“且别忙打死，先问个明白。”

那血鸦早将毕生修炼的“霞影真气”尽注于两掌，不等朱衣出声，一招“落霞归鸦”，早向秦欢天灵盖拍下，正是“栖鸦神掌”的精妙招数。猛然间满天掌影纷乱，恰似霞影中千千万万赤鸦共飞，只这一招便胜了栖鸦神掌的另外一百单七式。阮烟萝平生第三次出了这招，头两次杀掉江湖上恶名昭著的两位高手，这次击在了秦欢头上。

秦欢早竖起一指，等她打下来，心道：“你用多大劲儿打我，这一指就戳你有多

疼！”阮烟萝只觉掌心“劳宫穴”如椎刺人，霞影真气沿着手厥阴心包络经，倒灌进了胸腹，不禁哇的喷出一口血来，一跤栽倒。

朱衣埋怨说：“你看，你把人家打死了！”秦欢笑道：“谁叫他这么狠呢！应当没死，倒也难说，自己害了自己，也是有的。”朱衣道：“你还笑！她是个大侠士！都叫你先别动手了！”秦欢道：“他不是吃人的妖怪么？一个大男人打扮成这样，哪里有这等侠士？”朱衣道：“阮烟萝是女子，你不知道？天生异相，比男子还能干十倍，她师父才把衡山掌门传给了她。阮烟萝的本事和侠义心肠，连我们父亲都曾称赞过，说她‘不让须眉’，这么一个女侠客，你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子就打死了！都怪你！”秦欢听了，诧异道：“谁知有这样的女子。就算她以前是女侠，也变成了女鬼了。这等侠不侠、鬼不鬼、女不女、男不男的东西，害杀了那么些女孩儿，打死了也没什么错儿。”朱衣道：“还不快来！还有一口游气儿。快！还不趁早救活。”秦欢忙了一阵，才将这个不知是“鬼母侠士”，还是“侠士鬼母”的妇人救醒。

阮烟萝嚤吟一声，又喷了一口血。朱衣从袖中掏出个绿囊，取出里边的水犀小瓶儿，倾出一粒家传疗伤药“大还丹”，搵向她口中，笑向秦欢道：“活了！”又倒出一把来，把莲子儿般的金灿灿的丹药，递到秦欢嘴边，柔声说：“欢儿，你也吃。”秦欢笑道：“这是好吃的果子，陪吃一个？”朱衣道：“不怕，又没害处，你吃了就好了。还有十几丸呢，你都吃了。”秦欢一面躲吃药，一面笑道：“药也是混吃的？真有效验，朱伯伯早叫我吃了几十斤了。”朱衣道：“爹爹未必什么都懂，譬如他就不懂你的阴符经。你吃了一定就好！”秦欢推辞不过，只得拈起一丸，笑道：“意思一下，暂且吃一颗。日子还长，剩下的慢慢再吃好了。”

朱衣止不住扑簌簌从腮边流下泪来，心知日子长不了了。朱衣含泪将药瓶儿塞到秦欢怀里，“你每天吃一丸，吃完这十几丸，咱们合了药接着吃！”

秦欢岔话笑道：“这人是衡山五翼的师妹？”朱衣道：“才不是呢，是师父。”秦欢又看了一看道：“这么个模样，倒看不出年纪来，一点不显老。”

朱衣忽指那边一团花影儿与秦欢看，说道：“那是个什么东西？”秦欢笑道：“是个人在爬，爬了好一会了，我没理他。”朱衣道：“别人都吓跑了，怎么他倒爬来了呢？”秦欢道：“那人衣裳鲜亮，满脸胡子也看不出年纪，一定是那个妖怪儿子。”朱衣道：“你把他抱去妈妈怀里可好？”秦欢答应一声，走去将那人一把拎起，放在阮烟萝旁边。

阮烟萝微睁双目，拿手摩挲着钻进怀里的那汉子，细声道：“宝儿，你来做什么？”那汉子涨红了脸，憋出一个“妈”字来。阮烟萝忙道：“别说了，妈没事的，你乖乖儿睡罢。”一面用手轻拍那汉子。

朱衣道：“阮烟萝，你为什么害女孩子，快说出个缘故来！我们倒不想杀你。”秦欢道：“很是，撒谎哄过我们，也饶你不死！”朱衣忙道：“不许说谎话！我可

不依。真是的！”秦欢笑道：“都骗过我们了，哪里还知道是假话呢？”朱衣道：“横竖我只听真的，你快说罢。”

阮烟萝闭着眼，不理不睬，只顾哄她孩儿睡觉。秦欢笑道：“你心里想着，‘都这样了，大不了被人杀了，何必闲打牙儿？’——可是你不说，这个什么宝儿，我们也饶不过！且将缘故说了罢，饶不过你，也会找一户人家，叫人替你养这个宝儿。”阮烟萝还是不理。秦欢冷笑道：“想是你儿子离了你就难活，才想他陪你一同死。不过告诉你，你倒可以一剑杀了，你儿子要千刀万剐，受尽零碎痛苦才好死的！只当替那些个女孩儿报仇！”阮烟萝瞪出眼睛道：“你敢！”秦欢笑道：“你可要试试？”

阮烟萝咳嗽几声，喘不过气来。朱衣忙道：“你别怕，欢儿气你的。”阮烟萝喘了一会，说道：“此事和我孩儿不相干，他一点不知道。”秦欢冷笑道：“不知道？饮了那么些女孩子的心头鲜血，还推不知道？把这该死的蒸熟了，剁碎了，也不能雪恨！我这个话，可不是气人的！”阮烟萝道：“你别大呼小叫，吵醒我的孩儿了！我一五一十告诉你们就是了。”摩挲着她儿子的头，微微一笑，猛然抬手向她儿子头上击落。

秦欢哎呀一声，凌空一指戳在阮烟萝右膀子上，骂道：“竟想杀人灭口！”阮烟萝一歪，倚着庭柱喘吁吁，再无一毫气力。那汉子儿醒转来道：“妈，怎么了？”阮烟萝忙道：“快睡，快睡。”

朱衣道：“亏了我父亲夸你是个女侠，你真个变成了女鬼了！”阮烟萝口中喃喃念道：“女侠女鬼？女鬼女侠？”咕叽了半日，滚瓜一般眼泪落个不停，收了泪又问：“你父亲是谁，怎么认得我？”秦欢道：“朱大侠，你竟不认得？”

阮烟萝道：“朱家？我早该知道了。朱姑娘剑技精妙，又有那大还丹药。”朱衣道：“我父亲说过你是女侠。你告诉我们，变成了女鬼是什么缘故？”阮烟萝笑道：“朱大侠在这里，一定会把我杀了。有什么缘故都不要紧了。”朱衣道：“杀了你，也救不回那些女孩儿了。你应允从今以后不再害人，你的一身好武艺倒可以救人抵罪。”

阮烟萝道：“冰蟾一日不出，我便杀人不止。只望朱姑娘念在我与令尊相识一场，给我娘儿两个一个痛快罢。我曾欠了朱大侠一个情，今日能死在他女儿的手里，倒好。”朱衣急道：“你们死都不怕，为什么偏生不肯做好人！”

秦欢道：“什么冰蟾？怎样才能出来？”朱衣道：“是不是雪洞里的雪虾蟆？”阮烟萝点头道：“每隔三十年的冬至日，冰蟾出凝寒雪洞产子，我都等了十五个年头了。”朱衣道：“你等冰蟾做什么？是不是救这个宝儿？既然心里想要，怎么不往雪洞里去抓？里头不会有冰龙的，不用怕。”

阮烟萝见怀中的孩儿沉沉睡着了，叹了口气道：“既然你们肯听，我就告诉你们罢。不过朱大侠听了，也不会饶我活命的。”秦欢道：“未必。”朱衣道：“别

插嘴！”

阮烟萝怔了一会，道：“我自小相貌丑陋，又和汗血宝马一样，身上的汗珠是红的。那一年清明，我才八岁，在河边看人家放风筝，看风筝，也看放风筝的俊俏姐姐们，我跑来跑去地看，又跑了一身的汗，把身上衣裳染得血浸浸的，又被人嘲戏了一场。我一气，就投了河，谁知被恩师搭救，带上衡山，收为弟子。因恩师口口声声赞我天赋异相，不是常人，将来衡山一定会因我而光大；因此众师兄弟都对我青眼相待，我也得到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快乐。我天天谨遵恩师教诲，没日没夜地练武艺，不多久，连师兄们也敌不过我了，恩师越发欢喜，师兄们也更疼我了。我自知容貌恶陋，从来不去想什么儿女之情，也知道师兄们疼我，不过当我是个有出息的师弟罢了。或许他们从来都不曾想过我是女子。恩师临终将掌门之位传我执掌，我亦不负师恩，数年间诛恶除奸，替我们衡山闯下了些儿薄名，也收了五个有作为有胆量的弟子。”秦欢听了道：“衡山五翼？这五个鸟人可真够有作为的！”朱衣含嗔道：“欢儿！”

阮烟萝道：“弟子中年纪大的虽说只比我小了几岁，却都奉师谨慎。从此我一面课徒，一面行些侠义，情愿一世便如此过了。又过了十来年，衡山的威名越发彰显了。谁知因为一事，一切都变了。那一年，我游历江湖，遇见一人，是个江湖游医，叫做夏桀，精于医道，却潦倒半生，晓得了我是衡山掌门，就百般纠缠，要学些武技。此人虽老，倒是个学武胚胎，又会说，舌尖又长，能够舔他自己的鼻子，又在我跟前说他如何被人看不上，如何受苦，又说他师兄弟两个，师弟讨师父欢喜，学会了什么‘摄心术’，因此成就非凡。而他从来叫人看不上，连他师父也只传他医术，也嫌弃他。他唧唧咕咕说得一脸的泪，我心里就生了个怜悯，觉得他也是个苦命人。谁知他不肯做我的弟子，只与我姐弟相称，到后来我们竟成了夫妻，他还告诉我：‘你不丑。况且人丑鬼也怕，辟邪的呢。’那两年间，我都不记得回衡山，一同在乡野间住下，我再不想做什么女侠，只想做个百依百顺的小女子。”

阮烟萝摩挲着她儿子的头，又道：“那一年，秦始皇帝中了头风，寒气侵脑，遍求天下良医，仍没有个良策。”秦欢道：“也没听他因此死了！”朱衣道：“就是！”阮烟萝道：“当初始皇帝死了，也没有这许多事了。我就是做不成女侠，不过是个与世无害的妇人罢了。”

秦欢听了，说道：“原来是嬴政害你变成了鬼母！恕你无罪了。”阮烟萝道：“事虽由此而生，倒不算是嬴政害我。那个夏桀晓得了秦王病症，便求我来，说这叠翠山上有一种冰蟾，能解了秦王的病症，又说他一生都被人看不上，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扬名机会，不能错过了。央求了我十日，我才随他来到这里。也是命中注定，我一进了那凝寒雪洞，便在洞口见了两个冰蟾，一时心急，忘了冰蟾不可入手，抓起了一个，那冰蟾当时就死了，整个像融雪一样化掉了。我又忙用丝囊将另一只

装了，出洞来给了夏桀。他满心欢喜，扭头便去了咸阳，只叫我在家里等他荣归。当初我并不知道有了身子，冰蟾在我手内融掉，阴气入腹，宝儿出世便已身患重症。我们娘儿两个日夜盼他回来，夏桀一去却再无音讯，我只得重上衡山，遍寻良方疗治宝儿。我心里晓得夏桀嫌我丑，不肯再回来了，心里又想，他若晓得有了宝儿，未必就不肯回心转意。那时，秦王的寒疾已愈，身边又多了个形影不离的侍医，名字不叫‘夏桀’，我却知道一定是他，因他曾说‘夏桀乃是从前一个亡国昏君，早晚要改名了才好，不然一世难翻身！’”秦欢道：“改叫夏无且了？”阮烟萝道：“公子认得他？”秦欢冷笑道：“据我看，‘无且’两字也不好，姓‘夏’，名‘流’，更好些。”阮烟萝道：“他又是怎样得罪了你？”秦欢道：“他得罪的人多了。大约与我父亲遇害有干系！且别说这些，你倒说说那鸟人后来怎么了？”

阮烟萝道：“宝儿五岁那年，他竟上衡山来了，也不知什么缘故，他竟做了丐帮帮主。偷着跑来见我，想让衡山臣服丐帮，说他执掌丐帮不久，没什么威名，难以服众，若能将衡山收服，天下谁敢看他！又说他原本早想来接我母子，因事务繁忙，难以脱身。”朱衣道：“别信他！坏人！”

阮烟萝道：“当初我倒有八成信了，不过衡山派是恩师所传，岂能毁于我手！他见我执意不肯，就说：‘你既这等无情，也休怪我无义！从此你我再无瓜葛，休提我曾娶了你这么一个八怪洞里的妖精！’我说：‘你走可以，阮宝儿的病你要先治好了！’他说：‘秦王的病都好了，我留冰蟾何用？早拿来炼气了。’又说：‘这个丑孩子会是我儿子？当初为何不生出来？我走时不曾有，回来倒多了这么个野种。且他姓阮，我姓夏，哪里是我儿子？’其实我孩儿就叫夏宝，从那一日起才与那姓绝了干系！谁知那个姓夏的临走，竟向宝儿暗下毒手，‘死掉罢了，省得到处张扬是我儿子！’见我拼命，才慌忙逃了。当初他虽是初练‘冰蟾真气’，可是宝儿原本有寒疾，哪里还经得住他按那么一掌？”

秦欢听了，睁着眼道：“怎么被他逃了？一拳打烂就完了。”阮烟萝笑道：“宝儿原本是他儿子，他一心要害死了，又能怎样？连我都想将他儿子一掌打死了！——可是哪里舍得我这苦命的孩儿？宝儿受了冰蟾掌力，天下再没良药可治，惟有取得冰蟾将体内寒毒吸出，方可痊愈。我谁也不信了，天下没一个好人！当夜我便怀抱孩儿，重上这叠翠山，取了山中丹砂井里的丹砂，用毒炮炼，把满山染成一片血，再不许一人打扰我孩儿。又捉来些奸恶之徒，授些粗浅武艺，以供驱使之用，天天打骂！叫这些恶人也知道什么是疼，什么是难受！就那两个抬轿子的两个小鬼老实些，才给他两个解药吃，打发到山下抬人。”朱衣听了，忙道：“哎哟！我倒把两个老实小鬼杀害了！”阮烟萝道：“这山上无一个好人，个个都该死，惟有这一个孩子是无辜的。因冰蟾不出，每年冬天只得取素女热血与这孩子饮用，才可保全性命。”秦欢冷笑道：“这还无辜？这还不该死？”阮烟萝道：“他一点

不知情，我哄他这是叫做‘紫玉髓’的良药——”一语未了，秦欢怒道：“不是看你怪可怜见，一拳打碎了你！”阮烟萝笑道：“要说的已经说完。只求朱姑娘容我将宝儿亲手送走。”秦欢在旁边趑来趑去，气恨恨道：“只管送走！没人拦你！”

朱衣忙道：“且别急！你还没说完。既然冰蟾就在雪洞里，为什么不去取冰蟾，反倒害起女孩儿来？”秦欢搓着手在旁踱来踱去，口里连说：“衡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家也没一个好东西！”

阮烟萝焦躁道：“你先叫那个唧唧咕咕的闭嘴，别在我眼前走来走去的！空有一身绝世武艺，既没胆子杀人，就别乱嚷乱叫！”秦欢道：“就不该听你说故事，早早一顿拳头打烂了完事！”朱衣道：“都别闹！阮前辈，你还是将故事先说了。”阮烟萝道：“撵他走开，就告诉你一个听。”秦欢道：“走就走！等你说完，回头再来打死！”一转身就走。朱衣赶上来悄悄道：“我先听了，再告诉你。”秦欢摇着头，说声：“不听！”背着手踱出门去了。

阮烟萝低声道：“朱姑娘坐近些，别被那少年人偷听了去。他心里极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咱们偏生不叫他明白！方才说起那个凝寒雪洞，冰蟾虽在里面，可是没人能够进去！我当初只在洞口便险些儿冻死，多亏有些浅薄本领，不然哪里寻生路？后来又三番两次入洞，这么告诉你罢，火焰儿也能被冻住了！险些冰断了我的肚肠，冻出了我的眼睛，只得老老实实等冰蟾出洞了。”朱衣道：“那洞儿里可有冰龙？”阮烟萝道：“什么冰龙冰虎，都是不经之谈。不过里头必有蹊跷。”朱衣道：“有什么蹊跷呢？”阮烟萝道：“什么蹊跷？谁知道呢！我只看见了一个冰雪屏风，看见了几个冰鹿儿，就被冻破了皮，哪里知道有什么蹊跷！”

朱衣道：“我家欢儿的真气精深，无人可比，他能不能进雪洞呢？”阮烟萝道：“九死一生。就算出来了，也冻成冰疙瘩儿了。”朱衣忙悄悄道：“既这么着，我们千万别露一点口风！就和欢儿说，说里头的冰蟾死完了，已经没了。”阮烟萝笑道：“你别被那小儿撒谎骗了，男子没一个好东西的！你以为他敢进雪洞？告诉你罢，进去一半包管吓跑回来，然后告诉你‘里头冰蟾死完了，没了。’”

朱衣笑道：“那样子才有趣哪！”阮烟萝道：“天下自称好汉的，多如九牛身上的毛；只有朱大侠一个是真豪杰，真正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抱不平之事！况且就是朱大侠亲身前来，也无一计，谁能从冰里捞虾蟆？能够做的，只能是我杀掉。趁那个少年人不在，朱姑娘送我娘儿两个上路罢。”

忽听秦欢在梁上笑道：“谁说我不在！明知有人打牙犯嘴编派我，背地里嚼我，岂能不听？”朱衣忙招手道：“你快下来，看摔了你了！”

阮烟萝道：“此人摔下地来，只会砸地一坑儿，哪里就摔坏了？！”朱衣道：“你哪里知道！他染了病了！”秦欢笑着从梁上跳了下来，故意在丹石地面踏出了两个深深的脚印，说声：“两坑！”

朱衣道：“不许进雪洞，可知道？”秦欢跳出坑来，跺了跺脚，笑道：“本来没工夫管这事，如今不管这事，倒像我连这点手段也没有似的！这妇人笑我没胆儿，还说我真正的英雄气概，是在衣儿跟前装出来的，这可不能够忍！我偏要将雪虾蟆抓来，免得叫人小看。不过不给她，只让瞅一眼就丢了。”

朱衣咬牙恨道：“早知你糊涂起来，就没药医！”阮烟萝冷笑道：“由他去罢，这种不知死的蠢材，只会叫你一世焦心。早死早好！”秦欢道：“那雪洞在哪里？”阮烟萝道：“往山上再行五里，过了百丈冰崖，绕过冰纹亭，便是凝寒雪洞了。”秦欢道：“雪虾蟆既然不能用手抓，可有装的物件？”阮烟萝道：“从那门进去，屋里有玉匣金槌。”

秦欢返身取回，看着朱衣笑道：“快别蹲那里哭了，我一定回来的。”阮烟萝冷笑道：“早间风大，等午时再进洞罢。”

朱衣揩了一揩眼泪，撑不住埋怨阮烟萝：“你分明答应说‘洞儿里的冰蟾死绝了，没了’！只知心疼你自己的儿子，偏撺掇别人家的孩子往冰窟窿里跳！”阮烟萝笑道：“你放心，他死不了，我不过是要看他被冻回来。看他还有没有面孔说狂话！”朱衣急道：“他可不是说狂话！”阮烟萝嗤的一笑道：“既这样，叫他嘴里衔着条绳子，冻死了往外拉！”秦欢冷笑两声，凌虚一指把阮烟萝戳倒，携了朱衣出门来。

朱衣见天色才有些光亮，扯住秦欢道：“我也不扭你了，可是你等午间再去罢。”秦欢笑道：“我是心里好奇，瞅瞅稀罕事儿，当真冻死人，才不肯白白进去送死呢。”朱衣道：“敢骗我，我恼你一生！”秦欢道：“不骗你。我封了阮烟萝的穴了，衣儿在这里看住，我两个时辰不回来，只管一剑杀了。她的儿子身上的病症不去，她不会重做女侠的。顺手也给她儿子一剑，也杀了，免得半死不活受罪。”

朱衣哽咽道：“我不杀！要杀也等你回来你亲手杀！”秦欢道：“听话，两个时辰后决不能让那妇人活命。”朱衣哭道：“你也再略等一等，等我抱床铺盖来，你披在身上，略可抵挡些寒气。”秦欢忙拉住道：“不消担心，我去是两个眼一个鼻子，来是一个鼻子两个眼，放心！”说毕，伸手把朱衣的脸腮摸了一摸，一径去了。

两只寒鸦哑哑叫着，扑着翅膀，掠过一株柳树梢头。秦欢抬头望了一眼，打了一个激灵儿，心里盘算：“这寒风就快吹死人了，该晌午进洞才好。”抱着肩慢慢走着，谁知五里路程转眼即到，竟不能耗到日中。

抬眼一望，远远的是丹崖青松，有一挂晶莹莹的冰帘挂在前面，想来就是“百丈冰崖”，从前大约是个瀑布，被冻住了。从旁边绕上冰崖来，当真有个亮晶晶的冰亭子，映着微弱天光，玲珑透亮。

秦欢的鼻子在寒气中放出热气，凑近了细瞅，只见冰纹亭的立柱飞檐遍布裂纹，大冰裂中又有小冰裂，仿佛打碎了，又拼了起来似的，竟是天然生成，并非人力

盖造。

旁边山壁有一洞口,看起来倒不深远,像嵌在丹壁上的一块青玉壁。洞外赤湛湛石崖也是裂痕纵横。秦欢心道:“连石头都冻破了,可不能够轻举妄动!”仗着自己有些手段,倒也不惧!把手呵着搓着,探头缩脑往洞里来看。

谁知尚未看分明,猛然身子一紧,身不由主便缩做了一团儿。秦欢回过神来,破口大骂阮烟萝:“说了秦皇说郎中,偏不说这里有机关,害我被个网儿缠绵住了!”一头骂,一头挣扎,谁知挣扎了许久,竟摆脱不了那细丝网子,扯那网丝儿,网丝儿就被扯长,一撒手又缩回去,横竖就是扯不断。一着急,先将两只手两只脚伸出来,爬起身来看着旁边冰纹亭,心道:“还没进洞,我的脸上身上也冰纹了!”

于是缠着古怪网儿,一迈步踏入寒冰炼狱,热身子好像掉进了冰窟里,身上早木了半截。身上缠着解不开的罗网,已是狼狈不堪,更冻得一脸涕泪,两条腿儿直打颤儿,口里喃喃呐呐道:“生不如死!”口里说着这四个字,揩了一把脸上的冻成了冰的涕泪,一直往里行来。

一面调息御寒,一面踏着冰往里行来,看似不深的雪洞,竟没有个尽头。里面堆琼积玉,荡人目睛,听着隐隐绰绰的风水荡击声,东张西望找了半日,哪里有雪虾蟆的影儿?只见洞中冰蕊垂生,又有许多冰禽雪兽,一个个爪牙露张,天生不假雕凿。忽又见前面有一蜂腰冰桥,桥下粼粼然皱冰似水,浮着水精一般的莲花。秦欢从桥上经过,忍不住在蜂腰上踩了个浅浅的脚迹子。

转过一大块水精似的玲珑山子石,面前那庭院一般的空地上,有一棵凝雪裹冰的梨花树,枝头上挂着冰珠儿,如花蕊一般。秦欢心道:“亏了衣儿不曾来,不然到这里,就会被冻成了冰人儿!”梨花树下有个小小的冰堆的琴案,搁着无弦冰琴一张。秦欢就在梨花下一坐,伸手比了个抚琴姿势,忽觉自己下半截寒气射人,忙又起身,一直往里行来。

转过冰梨花,借着雪壁映出的隐隐绰绰的微光,磨磨蹭蹭往里探路行来,在抹了油一般的冰上行走,还要提防栽了!走不多时,忽听一阵清冷细响,缠在身上的网儿,被冻得失去柔性,走动间崩碎,落下地来。

秦欢挣脱了网来,心里只有一个“惊”字,“再走一会,我也要碎了!”又想:“我早该像收拾‘薛荔针’一样,使出食气之术来,把这网儿的柔性吸了,也少受这一场罪。还好衣儿没看见我这个狼狈样儿。”只管胡思乱想,生怕脑子停下来,思绪也被冻住。

忽见前面雪壁上一窠灵芝一般的冰的底下竟生了一株花儿,黄茎黄叶,花瓣当中有一簇红花瓣,黄者若金,红者若玉。秦欢看见,心道:“冰天雪地的,哪里还有花儿,八成是假的。”伸手撷了,却是鲜花一朵,断茎滴下的草汁,早结成了一粒碧绿冰珠。抹去这一点花儿泪,里面茎脂如碧,当中裹着细细的血一般的茎心。

秦欢心下叹息：“人家好好的，偏生遇见我闯进来，还生了两只臭手！”又想：“衣儿簪上这花儿，一定更美。”

顶上有一天生冰梁，旁边雪壁裂了个冰缝子，一个大冰鲤从缝子中飞出大半截身子，鳞甲分明，正预备跃过冰梁似的。秦欢看了一眼，又拿着那花儿看了一眼，心道：“这么一朵娇花儿都不怕寒冷，不成还冻死我了！”于是大步往前，穿冰梁转过雪壁来，豁然开朗，眼前有个大冰窟，当中一洼静水，方圆三丈许，清澈如镜。

秦欢也无心赏玩奇景，低着头便寻雪虾蟆，寻了良久，果见水边冰地上，伏着指头大小的一个雪白物儿，丹砂豆子一般通红的两个眼睛珠子，身上有蜘蛛丝缕般的金线纹。秦欢心道：“这么小？不知是冰蟾不是。”随手将异花儿衔在嘴里，蹑手蹑足过去，也不用金槌来赶，把那巴掌大的玉匣儿揭开，猛然一盖，“往哪里逃！从小儿在野坟圈子里抓蟋蟀，就常常用这一招，从无失手！”

秦欢伏在地下，不顾冻得鼻头儿要掉，把玉盒儿略揭开来，瞅扑住了不曾？果见那小虾蟆在里头呢，忙将玉匣盖子贴地插好，跳起身来，又想捉一个大个的，怕小的不合用。

洞中寒沫飞洒，飞灰似的雪珠儿与寒意都飞入秦欢的眼睛鼻子里，不禁打了个喷嚏。秦欢围着当中那个圆若明月的寒潭，缩颈搂肩兜了两圈儿，大的不曾见，小的也一个没有。于是叉着脚把袍子一撩，对着寒水哗哗的撒了泡热尿，心想：“也算到此一逛。”委实抵不过寒冷，叹了一口气，只得往洞外来。

只顾嘴里怨天怨地，不防脚下被冰滑倒，扑的滑了个四脚朝天，当的一声，把个玉匣儿跌在一丈外，跌得粉碎。匣儿里的虾蟆脱了身，“呱呱”叫了几声，声若钟磬，一面“呱呱”，一面向那蓝森森的寒潭里跳。

秦欢不等起身来，慌忙把身子一扭，伏在冰地下，左脚在自己右脚背上狠狠一踹，贴地而飞，冰地又滑，比离弦飞矢还快十倍。

那雪虾蟆才跃了起来，尚未入水，秦欢早罩上手来，正要一把抓住，电光火石间猛想起，“不能拿手抓的！”只一迟疑，“咕咚”一声轻响，雪虾蟆入了水，“咕咚”一声巨响，秦欢也入了水。

也不知水深深几许。秦欢早不禁刀挖针刺一般的寒意，慌忙探出头来，衔着花儿的嘴尚未出水，身子便再不能动弹。

秦欢直挺挺往下沉没，热身子周遭的寒水侵肌透骨，稠如玉浆，如蛋清儿一般腻腻嫩嫩，恰似有美人的手拈着冰绣针儿，抚上面颊。秦欢心道：“完了！今儿同虾蟆共舞了，再不能够回家了！”又失悔不该往水里撒尿，谁知自己会一头栽进来呢？也不肯死，只顾凭意念猛催真气，只等手脚可动弹，便逃出雪洞——答应衣儿要活着回去的。

已经许久不曾炼气了，既知死到临头，炼了一肚子气有什么用？难道闭了眼，断了这口气，成了灰了，还能够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斗得个不亦乐乎？也省得丹田内的火也似真气，煎熬了自己。此刻丹田中那如火真气如风一般盘旋，却嫌不够，只盼蹿出个太阳来，把自己并裹着自己的比冰还冰的冰水一齐煎干。

秦欢把真气激扬鼓荡，依旧连个指头儿也动弹不得。落入这般田地，如精赤身子蹲在冰天雪地里吃火炭似的，里外都不是人受的。

秦欢一走神，真气稍减，只觉身子被戳了千千万万的窟窿眼儿，从天外吹来了冷风，直往身子眼儿里吱溜溜地钻风。秦欢觉得自己的身子被冻碎了，只剩了一颗心在寒水里扑通扑通跳，一面跳，一面想：“我既然能把水里热气吸了，变成冰，就能将这冰水的寒气吸了，变成一潭洗脚水！”当下任由寒气袭入，再不抵御，凝神屏息——在水里也只得屏息——使出《阴符经》中“天地同归，乾坤入怀”之法。

一时间，内凝神思，身心冥于寂寂之中，不视不听，恍惚身在云中，云在身中。“长鲸吸百川”之术跟随意念催动，遍身数百处穴位如开闸沟渠，任那寒气汨汨滴入。

生死不知，冷热不晓，不知过了几时几刻，忽觉宛若五色流霞一般，沿着十二经而入的冰魄，与丹田中烈日般的真气水乳交融了。

秦欢慌忙将身一纵，跳出冰潭，拔步便走，直蹿出冰窟来，谁知身子荡荡飘飘，不曾转过弯来，扑塌一声，早把雪壁撞塌。

秦欢吃了一惊，一个急转身，往回飞跑。回头看时，破冰乱雪早把甬道堵塞了个结实。秦欢心道：“难道我今儿就跳不出这冰窠儿？不信！”七手八脚，扒冰捣雪忙了一阵，忽然心头一惊：“凭我的手段，怎么收不住脚？”心里想起初学《阴符经》，也曾收不住脚，撞折了一棵大杨树。略一调息，便知方才一番折腾，竟将潭中的冰魄吸入体内，变成了真气了。不觉又喜又恼，喜的是那一洼儿冰水没冻死他，倒被自己收拾了；恼的是只有五七天性命，收拾得了一肚子精深真气，也无用处！

秦欢定了定神，心道：“我跑什么！真吓回去了不成？倒叫阮烟萝取笑。不抓到雪虾蟆，哪里知道我敢进雪洞儿！”玉匣子跌碎了，只得撕下一幅衣襟来——不知中不中用，将就了。

潭边一堆儿伏着两只雪虾蟆，依旧是指头儿般大小。秦欢嫌小了，不理睬，又溜了一遭，再没有了，伸头往潭里一看，一星半点动静也没有，水波纹都不生一圈儿。

伸出一个指头入水，温汤似的！秦欢笑道：“洗澡正好！”只见那稠如玉浆的寒潭水，也再稠不起来。

秦欢再不敢下去戏水，也在潭里洗了洗手，也把脸洗了两把，才把那花儿重新拾在手里，起身捉拿雪虾蟆。那一枝奇异的花儿，早变成了一枝堆纱花儿似的，依

旧金枝玉容，只不知是冰水冻的，还是被自己导引之术弄的，横竖再不会凋零。

那两个小小的雪虾蟆想是也受了煎熬，伏在冰潭旁边，撵也撵不走。秦欢一股脑儿卷了，起身来一阵乱踢乱踏，将甬道中的冰雪踏平，所幸只堵住一截路。秦欢钻了出来，喘了两口气，忙往洞外赶。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晚了，衣儿将阮家母子杀了，岂不白受了这一场煎熬！

飞跑了一会，忽见朱衣睁着两只水灵灵的眼睛，一副吃惊的模样儿，站在雪洞中纹丝不动。一只臂膊儿微微抬起，两只脚一前一后，也在飞跑似的。

朱衣却在一大块冰晶里面！秦欢慌了手脚，慌忙要抱出雪洞，又怕把她弄碎了。秦欢只觉头脑一团空，只想：“衣儿若没了，那阮烟萝别想等我去救命！”随手将那包了冰蟾的包袱儿往地下一掷，两个眼看着朱衣，不觉眼中滚下泪来，一滴滴变成了冰珠儿，砸地有声。

只得伸出手指来，轻轻抵住朱衣的指头儿，尽力将真气注入。当初炽热如火的真气，早被寒水浸灭，阴阳相激，此时真力之强与入雪洞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此刻一盆火便能换了他的性命，哪里有一点半点欣喜？只得将早变得纯和，春日和风般的真气源源不绝注入朱衣身子。

不多时，冰晶“豁啷”一声清响，破裂跌下。朱衣依旧不做一声，静静站在那里，抬着手腕儿。秦欢哪里敢碰，仍运功不止，又过了一会，忽见她眨了一下眼睛，身子一歪。秦欢慌忙拦腰一把抱住，坐在冰梨花树下，扯开衣襟，将她紧紧搂在胸前。

过了许久，朱衣睁眼问：“你嘴里是什么东西？”秦欢哭笑不得，也放下了心，忙道：“送你的花儿，我替你戴上。”把那花儿簪在朱衣发鬓上，正要抱怨她擅自跑进雪洞里来，忽听她抱怨道：“你在洞里做什么？弄得轰轰乱响！”

秦欢把两只手臂勒得更紧些，口里问：“你进来做什么？”朱衣把头歪在他肩上，笑道：“我怕你被网儿绊住了！”秦欢道：“你怎么知道有那古怪网儿？”朱衣道：“都怨那个阮烟萝！你都走半天了，她才想起在洞口布下了网，要抓雪虾蟆的。是冥江鲤索儿编成的，扯不断理还乱呢，只有往上啐唾沫星儿才解得开。我听了，慌忙要来啐你呢。谁知来了，连网儿也不见了，冷得很，又不敢进洞找你，正在外边乱走，不然冷死！忽然听见里头乱响，山崩地陷似的，忙进来救你，谁知跑到这里，就再不能动一动儿。你摸摸我这手，也冻得僵冷。”秦欢忙把她两手握在手里，用口呵一呵，又把她搂在怀里，说道：“再不许胡闹了！什么‘山崩地陷’，我在洞儿里练武艺呢，偶然一拳在山腰里搠了个窟窿，才有些响动——幸亏没耽搁，若有些儿闪失，我真个推倒了这栖霞山，踏平了这凝寒洞，把那阮家母子碾为齑粉！”朱衣嗔道：“知道了！快别这样抱我了，两条膀子箍得我透不过气来了。”秦欢忙松开手。朱衣仰面看着，说：“你哭了？我没有事的，知道欢儿一定来救我呢。”秦欢